

大风狂飙，席卷万里，马蹄踏处，即为大唐！

失落的唐骑^之 中亚大战

阿菩◎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失落的唐骑^② 中亚大战

阿菩◎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落的唐骑之中亚大战 / 阿菩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54-6822-2

I.失… II.阿…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9217号

责任编辑: 康志刚 孙琳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0.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60千字

定价: 31.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1 第一章 乌护第一美女

张迈听得有些悚然，耳朵仿佛听到了风沙之中那些追兵的哀号，那些还没死的，拼命想挣扎，想抵抗，却动都动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安六一刀又一刀地捅入自己人的咽喉！

17 第二章 郑家往事

郑赐进行那样的变革，一开始也是出于好心，其过程与手段更是精彩绝伦，只是事情发展到后来却是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甚至到了他无法控制的地步。

31 第三章 厉兵秣马

一个城池有多少驻兵乃是军事机密，但军队也是需要生活的，虽然在特殊时期一座小城也能挤下十万大军，但在日常驻军的话却不可能长时间超负荷维持。

41 第四章 下巴儿思

他们谋生所得仅能糊口，穿的衣服破烂斑驳，住的房屋大多数也是破陋狭窄，门仅能容人进出，屋内数步见方——这种地方，哪里还算一座“城”？

51 第五章 城外伏击

马小春组织了一批机警的将士，扮作挑夫、柴夫，或在城门内外做起了买卖，或挑柴火等物进进出出，自己扮成个农妇，装出尖嗓子叫卖，就在城墙脚下卖菜。

小石头站在城头望将下去，但见城外一片和平景象，若只看这表象，谁能猜到这一片平和之中暗藏杀机？

62 第六章 战者之仁

张迈便纵骑走近，这时又传来几声呻吟，那种呻吟却比刚才那惨呼更叫人难受，实非人间所能有。张迈到此已有些后悔了，到了小木屋前，要推开门时，不严实的门内已经传出一股莫名恶臭。

73 第七章 八倍山

夕阳只剩下一线了，在昏色之中远眺，果见八倍山上有阿里的旗号在晃动。山下围了两圈，只是地势颇为险峻，底下的人攻不上去，但上面的人也冲不下来。

83 第八章 俱兰城

这是一个血色之夜。

这是一个无法斯文、无法优雅、无法从容、无法仁慈的世界。

这是一个必须为了生存而拼命的时代！

不管这里是唐朝也好，异世界也好，总而言之，在这个世界上——人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变得野蛮！不得不学会残酷！

94 第九章 郑家后裔

张迈便见这石室约莫二十步见方，布设摆成祠堂模样，东面摆着数十个神主牌，其中最高的有四座，摆在最中间显著位置的不是“郑据”，而竟是“郭昕”！其余杨、鲁、郑三姓分列左右。

105 第十章 论茶

张迈笑道：“这茶和酒，就像文武两道，可以并存不悖。咱们大唐男儿，手握唐刀，口诵唐诗，战争时期醉中杀敌，和平时期茗茶谈经，两不相误。”

116 第十一章 犒军礼单

这天晚上，六十四户商家便都自称是唐民后裔，家家都拿着一份精美的礼物，人人都堆着笑脸，来赴张迈的宴会。

于是，张迈见到了他来到这个世界后有别于碎叶军民与藏碑谷唐奴的第三类“唐民后裔”。

127 第十二章 大军转移

郑渭沉默了，有好一会，忽然道：“张特使，我问你一句唐突的话，如果你能正面回答我一个‘是’字，我就跟你走！”

“你想问什么？”

“你真的是从长安来的？”

142 第十三章 何恃无恐

偌大一座俱兰城，大部分存粮竟然都已被卷走，不出七八日，这座城市就会变成一座饥饿之城，回纥人就算夺回来也得运粮来接济，那势必将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150 第十四章 疲敌奔命

张迈手里拿着那包丝绸，心里琢磨着要怎么和郭汾说话，手抬起正要敲门，忽然背后哇哇几声大叫：“特使！特使！你在这里啊！”

160 第十五章 家畜之安

我早和你说过，刀握在别人手里是不行的！自大唐退出西域，这里已成胡虏之地，诸胡贵，唐民贱！你就算改掉了汉姓，在回纥人眼里仍然是比昭武、波斯等族都不如的第三等人！

173 第十六章 三计连环

要以较少数的兵力强撑数倍于自己的虎狼之师，那就不是靠谋略能解决的了，可得拼上性命才行！这一环若做不好，那么整个计划都将作废，唐军整体也将转而陷入被动！

184 第十七章 苏格兰式菊花

便见那十几个唐军骑士忽然在腰间做着什么动作，隔得远了看不清楚，城头的回纥士兵正自猜疑，忽见那十几个唐军骑士刷一下一起脱下了裤子，露出白白的屁股，左右耸动起来。

194 第十八章 第一日之战

二十四队骑兵分三个方向冲了上来！飞扬的铁蹄每一下落地似乎都在敲打着防卫者的心防！二十四队骑兵背后，又有十二队骑兵，这十二队骑兵就都是直接冲击正南面的垣墙！

215 第十九章 水的问题

我们出谷时就已经知道，这一仗，是生死之战！守住了，云开见月，守不住，万劫不复！再撑一撑吧，拼一下命，为灯下谷的弟兄们争取一击完胜的机会！

227 第二十章 马血毛毡

但是从皮袋里倒出来的却不是水，而是一种腥膻的红色液体——血！每人分到一碗血后，跟着才又分到一碗色泽看起来有些奇怪的水。

244 第二十一章 大漠双烟直

他明白田海为什么不喝水了，拿着那盏水的右手微微颤抖，他赶紧放下，这一刻这一盏水似乎比全世界所有的黄金加起来还要贵重，张迈不敢暴殄了它！

264 第二十二章 碎叶决胜战

一百二十余骑如鹰隼啸击，直冲下去，一路踏得烟尘滚滚，威势惊人，山下有回纥士兵望见，惊呼起来：“龙面将军！龙面将军！”

齐齐哗了一声，跟着是唐军民部数千人一起高叫：“张特使！张特使！”

276 第二十三章 重建折冲府

军部的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这次灯上城战争中的俘虏便已经全部被赶到灯上城背后的涸湖底去——这个谷底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坟墓，三千俘虏走进时，心里都感到一阵害怕，他们在害怕什么呢？

293 第二十四章 见龙在田

怛罗斯与中土还阻隔千山万水，中间又有大敌拦路，除非我们长了翅膀，否则飞不到长安的。而且这里地势太过狭窄，向内发展，潜力有限，且三面受敌——所以此地可以用兵，而不能久安。

310 第二十五章 攻占怛罗斯

这群人是刚刚从地狱边缘爬回来的，身上弥漫着令人畏惧的死亡气息，哈伦望见骇然道：“这伙唐寇，都是鬼，是豹子，是狼！不是人！”

第一章 乌护第一美女

张迈是小石头的偶像，可他发现，生活中的张迈和战场上的张迈“完全是两个人”。

昭山上张迈留给小石头的印象，那真是大仁大义、大勇大智、英明神武、神机妙算、算无遗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简而言之一句话：小石头觉得只要张特使虎躯一震，西域也会抖两抖！

可在日常生活中小石头却发现张迈居然也会干一些“普通人”干的事情——有一次小石头发现张迈居然在抠鼻屎耶！

“大英雄也会抠鼻屎么……”看到那个场景后，小石头花了好半天才让自己接受过来，并帮忙找到了一个理由，“嗯，是了，张特使这么做，一定是为了和我们显得更加亲近。他不常说，要大家别叫他特使吗？说打仗时分层级，但平时生活大家都是兄弟，这样才能更加团结，所以他就故意和我们一样抠鼻屎，以免我们觉得他高高在上，嗯，一定是这样的。唉，特使他真是用心良苦啊。”

尤其是进入沙漠以后，虽然旅途变得十分艰苦，可因为有风沙的掩护，唐军暂时来说就不用担心回纥的追击了，于是张迈的人也放松了许多，和近卫火也没大没小起来，他不喜欢身边的弟兄平日也叫张特使叫得那么死板，让他们改口，只要不是正式场合，“叫老大也行，迈哥也

行，别叫什么特使了。”

第一个改口的是小石头，反正老大也好，迈哥也好，对他来说都一样，心里对张迈的崇拜是不会变的，马小春第二个改口，把老大两字叫得那个顺溜啊，就像他就是张迈的天字第一号小弟一样。

反而是郭洛，自掌管狼牙营军务，人变得越来越严肃，张迈对他十分倚重，但平日却更喜欢和杨易厮混，不想杨易自当了鹰扬营的校尉，也故意板起了脸，跟郭洛比起了威严，有一次还有模有样地劝张迈：“特使啊，以后抠鼻屎时记得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影响不好啊。还有，你是咱们安西唐军的表率，又已经有了份儿，就别整天拉着我谈女人了。被人听见会说你好色的。”

“好色？我本来就好的啊，谁不好？你不好？”

“我当然不好！”杨易挺起了胸膛，大义凛然叫道，“我是有家室的人了，又是一营之主，怎么会想那些淫邪之事？”

张迈冷冷地瞄了他一眼，骂了一句：“你就装吧你！看你能撑多久！男人不好色，那还叫男人？”

杨易不理他，却拉着马小春要说话，想了想，先将小石头打发走：“去问一下寒山，看灯下谷还有多久才能到。”然后才压低了声音问马小春：“你说那个乌护第一美女的事情，是真的吗？”

隐隐听到“乌护第一美女”几个字，杨易又忍不住竖起了耳朵。

“当然啦！老大你不知道，现在你是西域所有女人做梦也想见的情人啊！”

“西域所有女人……”张迈眉毛扬了起来，笑道，“虽然我现在应该已经威震西域了，可你这句话也太夸张了吧……”

“不夸张，不夸张，这是真的。不信？你瞧！”马小春拿出一双羊皮靴子。

“这是什么东西？”张迈问。

“是那位乌护第一美女托人交给我，要送给老大你的礼物啊。”

“啊，乌护第一美女的礼物啊！”张迈接过，比了比，好像小了点，不过想想是乌护第一美女的礼物，张迈拿过，凑到鼻子底下嗅了一

嗅，隐隐还闻到了一股馨香，想象着那位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乌护第一美女，身子忍不住燥热了起来，舔了舔嘴唇，不知是由于沙漠的干燥气候，还是身体里火焰在往外冒，口舌也干燥了起来。

不过，他还是将靴子放下了，长长叹了口气。

“唉，小春你不知道，”张迈叹息着，说，“我已经有一个爱慕的女孩子了……这，这可真是为难啊……”

“爱慕的女孩子？是郭大小姐吗？”

张迈心想你的消息挺灵通的嘛，点了点头。

“素闻郭大小姐是新碎叶城第一美女……”

张迈听到“第一美女”四个字笑着摇头：“不是不是，汾儿她，怎么说呢，她的身材脸蛋我都很喜欢，只是我觉得用第一美女来形容不恰当啦，当然，她长得是不错，是那种很健康的感觉，不过不是那种‘第一美女’的感觉啦。”

“啊，是吗？原来如此，老大你喜欢的是这种女孩子啊……那老大，这位雅丽儿你还见她不见？”

“雅丽儿？名字很好听呢……不过……”张迈看看远处的郭洛，他正忙着跟奚胜探讨怎么让新兵们尽快掌握横刀的使用方法，“我不能对不起汾儿，”张迈眼睛里射出了坚定的光芒，“虽然我还没向她承诺什么，但我觉得我们之间，其实已经有一种无声的承诺了，唉，不说了不说了，现在在行军呢，想这些干什么呢！我是唐军的表率啊，身负重任，怎么能把心思浪费在这些儿女私情上？匈奴未灭，何以为家！这件事情，不说了，不说了罢！”

马小春脸上露出无比崇拜的神色来，道：“那我现在就去回绝雅丽儿吧。”说着一甩缰绳，骆驼冲了出去，脱队要往后面去——黑头乌护的队伍在后头呢。

“喂！你干什么！”张迈急忙勒马追了上去，那鞭柄打了一下马小春的后脑勺，把他追了回来，“你干什么！”

“我去把老大你的想法告诉雅丽儿，好让她死了这份心啊！”

“我靠，你这人怎么这么……这么……这么死心眼啊！”张迈骂

道，“你就这么跟人家说，人家会很伤心的。”

“那，那怎么办？”马小春好像变蠢了。

“这个这个……这事且就搁着吧，我得好好想一想，总得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既不负了汾儿，又不伤了雅丽儿的心，你说是吗？总之，这件事情等到灯下谷以后再说。”

“嗯，有道理，有道理。老大想得就是周到！”马小春说。

“老大——”这时小石头骑着骆驼赶了回来，道，“丁队正说，还有两天，就到了。”

“两天？两天？又是两天！”张迈有些不满地嘟哝了一句，也不知是因为对这片沙漠的忍耐已经接近极限，还是因为生理上的躁动颇不堪负。

他拿出郭师道当初交给他的地图，按照地图上的注解，似乎也不用走这么久嘛。他又拿出背包中那本地图集，上面的那座碎叶沙漠，南北走向也不长，也就是一个拇指大小而已，结果他们却跟着丁寒山走了两天又两天。

“不会走错路了吧？”张迈心中闪过这个念头，但这话没出口。尽管他手里握着两份地图，但相比较而言，丁寒山这份活地图却更值得信赖。

三十二岁的丁寒山从十二岁开始就跟着安六做侦察工作，常年活动在方圆一千五百里的广袤区域上，对俱兰城怛罗斯以北、八刺沙衮以西的路况了如指掌，在沙漠里进进出出，而且那灯下谷他是去过的，几年前碎叶沙漠以南的唐军旧部与新碎叶城联系未断时，丁寒山曾数次作为沙漠运输队的成员，在新碎叶城与灯下谷之间走过几个来回，运回了许多物资，如医药及修补陌刀所需的钢料等等。

所以唐军诸营在渡过了碎叶河，补足用水之后，便是由丁寒山为向导，在他的带领下进入了碎叶沙漠。

经过这几天的观察，张迈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有着种种技术上的优势，比如直升飞机和越野汽车等，但在沙漠中实际求生的本领，现代人却未必就远胜古人。

丁寒山带着四匹骆驼和两个少年走在最前面，那两个少年是他的徒弟，一个手里托着司南盘，另一个屈着手指，嘴里念念有词——这让张迈想起那些装神弄鬼的算命先生，他也听不明白这个少年在默念什么，但见他们似乎能够靠着这些恍若咒语般的默词，让眼睛识破大自然的伪装，用一种张迈无法理解的办法来决定去向，而不是单纯依靠周围的景观来判断位置——因沙漠中景观类似，沙丘又经常移动，若靠着双眼所见反而要被蒙蔽。

部队走得不快，沙上行军，白天酷热，晚上苦寒，无论人还是牲畜都要保持体力，那种策马奔驰的情况，最多坚持个几里、几十里，就可能疲弱了，要是因疲弱而生病，那就麻烦大了，万一再迷了路，那就更是欲速而不达了。相反，以相对缓慢的速度前进，有时候反而更快。

丁寒山告诉张迈，进入沙漠之后最要紧的是别走错路，只要能在用水耗尽之前走出沙漠那就是胜利了。

走了两天，沙漠中出现一座用石头垒起来的塔，丁寒山跑过去仔细观察了一番后说：“还好，没被动过。”张迈就猜这是唐军留下的标志建筑。

果然见丁寒山先用司南盘定准了位置，跟着背靠石塔，向西南方向走出一百五十步，那里刚好长着几株仙人掌，丁寒山面露喜色：“是这里了！”

郭洛手一招呼，早有几十个唐军拿起铲子就铲沙，铲了有一丈多深，沙的颜色由浅变深，这下连张迈也明白过来：“有水！”

“不是水，只是湿沙。”丁寒山说着，已挖出一把湿沙放在自己的口里吮吸。

这一天，他们就靠吮吸湿沙解渴，省下了至少一天的饮水。离开的时候，却又铲沙将这个坑埋平了。

如此继续南行，路上行军的方向、速度都听丁寒山的，有时候还没入夜，就已经停下，躲在骆驼圈里休息，以避大风，有时候天色已黑，他却要求部队跟着星星的指引赶路。

跟着丁寒山走了几天，再回想起自己当初在沙漠中迷路的情景，张

迈汗颜得要死，想想两者的差距就知道自己上次迷路迷得实在不冤。

“再走两天就到了。”

丁寒山虽然向高层禀明了真正的行军日期，却总用“两天”来鼓励着众人。

行行重行行，两天又两天。

这一日望见两座犹如女性丰满乳峰的沙丘，张迈忽然想起了那幅地图上的注释，忍不住指着那两座沙丘欢呼起来：“灯下谷！灯下谷！到了。”

听张迈说灯下谷到了，大石头小石头马小春等都拥走了过来：“到了？”

“对啊，你们看——”张迈指着那两座沙丘。

大石头和小石头望着那沙丘，一起摇头：“老大，那没什么吧。”

“就是这两座山峰了，你们不觉得这两座沙丘，就像两座乳峰吗？”

“乳峰，什么是乳峰？”小石头问。他才十七岁，力气很大，打仗也很勇敢，却还不知道女人的味道呢，在这方面属于晚熟。正因为这个缘故，张迈之前和马小春谈起女人的事情时，总是不自觉地先将他遣开。

可现在，张迈发现自己之前的做法也许错了。

这小子，都这年龄了，实在应该开导开导他了。

“乳峰就是……就是，”张迈用双手在自己的胸前一托一托的，“女人这个地方的这个东西嘛。”

“老大，什么叫做这个地方的这个东西？”大石头也学着张迈，拿双手在胸前一托一托的，原来他虽比他弟弟大一点，可对女人也是个白痴。藏碑谷也不是没有女人，只不过藏碑谷里的女人，长得像女人的实在不多，而且这两兄弟也没什么机会接触。

“这个地方的这个东西……”怎么解释呢？“就是……那是她们衣服里包着的東西。”

“衣服里包着的東西？啊，我知道了！”小石頭叫道，“是肚兜，我聽說有些女人，衣服里包有一種叫肚兜的東西，不過跟我們干粗活的那些女人，可沒穿什麼肚兜。”

“不是啦不是啦，”跟這兩個人交流怎麼這麼困難啊，“不是肚兜，肚兜是個衣物，那乳峰……”張邁繼續用手模擬着乳房的形狀，“這樣的，這樣的。”

他身邊兩個年輕人還是不明白，馬小春在旁邊竊笑起來。

“你笑什麼！”大石頭瞪眼。

馬小春掩嘴笑道：“老大說的那個，就是女人喂孩子奶的那東西。”他年紀也不大，但顯然已有過經驗了。

“啊，對了對了，就是那個！”張邁望着那兩個沙丘，“不過呢，這兩個沙丘是黃色的，被陽光一曬又有些白芒，刺眼呢，女人的乳峰呢，則是白色的，嗯，一般也是白色的，但不是那種硬邦邦的白呢。”

“那是什麼白啊。”小石頭說。

“是一種……怎麼說呢……”

“肉乎乎的白。”馬小春接了一口。

“對，對！”張邁贊了一句，心想還是和馬小春有共同語言。

“白色還有分硬邦邦和肉乎乎的啊？”小石頭仿佛覺得不可思議。

“有啊，不過小春這個形容也不好，什麼叫肉乎乎的，雖然柔軟，但不是乎乎啊，怪難聽的，雖然……”

張邁臉上顯現着一種怪異的表情，仿佛忽然見到了江南的春天，他的五根手指也在那里一動一動的，對着那兩座沙丘的其中之一，仿佛就在按着一個乳峰：“那感覺還真的是肉乎乎的啊，還有些軟，嗯，雖然隔着衣服，但好像還能感覺到溫度，手感啊，嘖嘖，爽！”

小石頭扯了大石頭一下悄悄說：“兄啊，看老大那模樣，不會看見海市蜃樓了吧？”

“海市蜃樓……”張邁居然聽見了，“對啊，就是海市蜃樓……哈哈，哈哈……”

身邊的幾個少年見到他這有些放浪的樣子無不目瞪口呆，之前張邁